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幻中真

第四回 彗星現恩釋無辜 妖孽形罪誅不法

卻說吉夢龍，受了酷刑，抬至監中，口裡冷氣直出，昏昏不醒人事，唯心頭尚熱。眾人將條絮被裹了他的身子，放在牀上。誰知吉夢龍沉沉睡著。但見雲山飄渺，煙月蒼茫，別一番世界。面前見一座高山，層巒疊嶂，古柏蒼松，瀑布飛泉，奇花異卉，密密佈滿中間。茅亭之內有一官員坐在那邊，手執麈尾，杖掛葫蘆。他見吉生走近面前，遂站起身說道：「吉生員請了。」就請吉生席地而坐，遂拿出一支玻璃盞，將葫蘆中酒傾在杯中，叫吉生吃。此時吉生正飢正渴，便不推遜，按過來一飲而盡。真是瓊漿玉液，香美異常。吉生問道：「你那裡沽來這般美酒！請問尊官，此酒從那裡得來？」那官員笑道：「我不過執法為神，見你受屈，故賜汝酒，不作痛楚矣。」吉扶雲聽了大喜道：「原來尊神乃周室咎由。我請問，目前可能脫此法網？」那官起身就走。道：「十月之期。」吉生正欲再問，那尊神將手一推，從半山中跌將下來。大叫一聲，出了滿身冷汗，嚇得那監裡的人，齊齊都來問道：「你死去三日三夜，如何才醒？」吉扶雲遂將夢中之事說了一遍，個個驚訝道奇。那些人也有拿酒來與他吃的，也有拿菜來與他吃的。不一時，吃得又醉又飽，競走將起來。摸一摸腳，毫無痛苦。吉扶雲想道：「果然奇怪。我這幾日從沒有做詩，今日不免趁此酒興，作酒消遣悶懷。」遂提起筆，就在那西垣壁上寫道：八月之望，禁守西垣。適見月影橫空，花蔭滿地。萬籟俱寂，孤鴻驚飛。臨風長嘯，對酒悲啼。因感連

年零落，遭遇不辰，有言難告。自憐開口人譏，無路堪投；孰念閉戶身老，此情何恨，此意誰憐。仰蒼蒼而泣訴，俯冥冥以潛然。談心談志，感過際之榮華；談偈談玄，悟夢幻之泡影。眼前山水綠，孰者為真？世間月白風清，何者為假？唯能空生滅，始悟無生。覺天地為戲場，見人情似傀儡。半生事業，竟付東流，念載浮名，如同蝶夢。純陽既去，大夢難尋。已矣乎，吾將隨子游於山水之間矣。

擲筆大笑。自此，吉生遂在監中安心。這也擱過不題。再說蘇州府理刑白有靈，貪酷異常，不知被他破了多少人家，那滿城百姓，個個含冤，人人切齒，都撫兩院見他如此行事，便參了他。那些秀才，又齊齊哭廟，文宗又上了一本，聖旨革職，審定充軍。臨起解時，被這些受害的人，扯碎衣服，將黑墨塗了花臉，把狗糞塞了滿嘴，渾身打的青腫。幸喜還有吳縣知縣，出來勸開眾人，送他出境去了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卻說那一年八月中秋時候，天上彗星出現，大如雞卵，有數十遭毫光，照耀如同白日，半月不散。京師裡邊又地震數次。欽天監奏道：「星現地震，主天下牢獄之中有冤枉之事，願聖上頒詔，恩釋無辜。」聖上依奏，遂命翰林院草成詔章，頒行天下，大赦無辜。無論已結證未結證、已發覺不發覺，咸赦除之；敢有以赦前事來告者，即以其罪罪之。

是日，蘇州府開讀過詔書，這些官府遂出了示諭，要清監鋪。那吳縣有個當案孔目，姓趙名玉，原是讀書人出身，與吉扶雲為八拜之交，他遂將吉扶雲的文卷援了赦，拿上去與張知縣看。張知縣素愛吉夢龍才名，又知他是冤枉，只因白理刑與他作對，不好放他。如今白理刑又充軍去了，況又逢恩赦，張知縣樂得作情，即刻叫禁卒，監中提出吉夢龍來，當堂釋放。

吉夢龍出了監，走到家中，他的父母兄弟見了夢龍，又悲又喜，將從前的事，大家敘述一番。他父親道：「我兒自去年七月初一日進監，到今年五月初一日出來，整整坐了十個月，好不叫我懸念。你兒子蘭生無人撫養，你兄弟作主，過繼陳家去了。聞他到是得所。」夢龍聽說兒子過繼，出幾點血淚，遂將夢中之事說知，大家歎道：「原來俱是前定數，一日不多，一日不少，剛剛十月，豈非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乎。」夢龍道：「孩兒得脫牢籠，重逢父母，如夢忽醒。我想世間虛名虛利，有甚用處。幸喜父母康健，兄弟長成。我今死裡逃生，意欲削髮，披淄雲遊山水，受用些清風明月靜裡光陰。不識父母可肯容否？」父母遂開口道：「我兒受此一番挫折，大難不死，後來必有好處。何苦以有用之身而置之無用之地乎。若說心中納悶，只可近處名山勝跡消遣一年半載回來。」夢龍道：「孩兒是個讀書人，出門恐被人盤問，不如權時隱在空門，到樂得隨處為家，可以游情山水，異日相機而動，再圖進取未遲。」當日商議已定，明早遂去尋他一個相知和尚，道號藏密，要他同往杭州去遊玩。藏密道：「杭州雖是個好去處，但你是個書生，不識釋家規矩。若到了叢林裡邊，一事不知，如何使得。不如先往宜興，我俗家在那邊，朝夕可以照管。況荆溪山水之地，也盡可遊玩。」吉扶雲遂依了他，竟往荆溪不題。

再說易任，聞得吉扶雲赦將出來，一嚇一氣，遂成了一個瘋症，逐日在家胡言亂道，見鬼見神。家中雞生兩頭，犬學人語，妖異百出。一夜，易任同妻子睡在房中，忽見一個大漢，黑面紅須，走將進來，竟把他妻子扯去，就在房中地板上強姦起來。易任又吃了一驚。明早周氏起來梳洗，鏡中一照，只見滿嘴紅須。眾人共聞共見，他方驚為妖異，去報了官。張知縣遂出簽一枝，叫拿妖人易任周氏。及拿周氏到官，嘴上的紅須一根也沒有。知縣說易任妖言惑眾，遂將他夾起來。易任受不過刑，竟承認了妖言惑眾。又打了三十收監。未及半月，嗚呼哀哉。所謂名未列於爰書，已先登夫鬼錄。當日易任既死，滿城人人喜悅，遂編成口嘲一篇，嘲曰：

易任妻，生紅須，三十毛板喪溝渠。學言犬，兩頭雞，妖異百出鬼神啼。人間雖絕好玩種，地獄都受汝欺。

張知縣恨易任平昔作惡，害了吉扶雲，進將他房產入官，妻子女兒流徙邊外，即日起了批文，解去不題。

卻說吉扶雲，同了藏密，到了宜興地面。扶雲遂說道：「我今到了這裡，無人曉得我的根腳，不如隱姓埋名，換了道家服飾。你道號藏密，我就叫他藏智。嗣後你只呼我藏智便了。」藏密道：「我這宜興荆溪十景，第一要算龍池，是個好去處。如今又是天下第一個真知識在那邊開堂，法號玉峰，好不熱鬧，我們不免先到那裡隨喜隨喜。」藏智道：「極妙，極妙。」二人遂收拾行李，一路緩緩而行。但見：崇山峻嶺，絕壁飛泉，青鬆白鶴。說不盡的景致。行不上三十里路，望見一個寺院，走將進去一看，只見匾額上寫著「芙蓉禪院」四個大字。二人遂投了單，就在那裡安歇，藏智遂往山前山後看了一遍。見有龐公三到亭、祝英台讀書碑，遂不覺詩興勃勃，提起筆來，就在那亭子上寫了三首詩。

龐公三到亭：

龐公三到處，寂寂萬山圍。流水穿鬆徑，閒雲護竹扉。

峰頭聞虎嘯，天外見鴻飛。獨坐空亭裡，懷人竟不歸。

嶺路青蔥入，經聲滿碧峰。

亭勞三到客，泉響再鳴鐘。

鬆自開元種，雲疑太古封。

同游探幽勝，夜宿青芙蓉。

祝英台碑：

為愛名山勝，松風不可裁。探奇重越嶺，懷古一登台。

碑蝕相思字，雲招作賦才。不知青嶂外，明月夜空來。

後寫著雲遊道人藏智題。二人遂在那裡宿了一晚。明日起來，吃了早飯又行。看看行了三十多里路，遠遠又望見一個叢林。蒼松夾道，古楊成林，一個大古剎。藏智遙指道：「這個料然就是龍池寺了。」二人遂走將進去，乃是善權古剎。藏智問那小沙彌道：「你這裡到龍池，還有多少路？」沙彌對道：「還有三十多里。」藏智道：「今日走不動，如何是好？」沙彌笑道：「此是十方叢林，你要住便住，那個趕你去。」藏智道：「但是天色尚早，無可消遣。」又拿了一枝筆，在那壁上題詩。詩曰：

僕僕蕭然寄上方，涼風夜雨臥羲皇。

曾聞學士燃藜火，自笑書生禮梵王。
古殿石侵苔蘚碧，空山雲擁薜蘿長。
浪遊此後歸何處，欲訪機雲向洛陽。

題畢，就在那裡歇了一晚，明早遂行。一路觀山玩水，直走到日影西沉。只見前面又一座高山，二人攀藤附葛，過了那嶺。但見有伏虎石、洗心池、棲霞嶺、龍眠洞無數好處。藏智觀玩良久，歎道：「真仙境也！誰知你們這些僧人如此受用。紅塵中客，爭名爭利，那得有此清閒。」竟把往日雄心，付之東洋大海。未幾而明月鬆間出，清風竹裡生。忽聞鐵鐘之聲，從白雲裡邊飄渺而來，藏智道：「那邊不是龍池大殿？這些僧人如今做晚課誦了。我們不免早些去投單。」二人走進山門，知客引他到客房裡安歇，二人遂在那裡閒住了半月有餘。山中景致盡也受用得夠了，但不能見和尚一面。一日，藏智閒走，到大殿上去玩耍，只見案上放著一管大筆，藏智道：「這樣一個好去處，豈可無詩。且喜桌上有筆，我不免盡情一揮。」遂磨濃了墨，就在那粉壁上大書起來。

名藍信宿靜聞鐘，篋裡新詩寄遠公。
水沒山田千頃碧，香來寶座一燈紅，
竹梧蔭轉通宵月，猿鶴聲悲入夜風。
一枕諸天清夢遠，壯心何必依崆峒。

後邊題了法號。方才寫完，只見一個和尚走來，亂嚷亂罵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這樣一個野狐狸，全不知禮法。此大殿上乃大和尚說法之所，涕唾俱不許污了佛地，你如何敢把黑墨，齷齪齷齪塗得滿壁，難道瞎了眼，不見和尚的示諭麼。」直罵得藏智無言可答，只得陪笑道：「我是一時詩興發作，有污殿壁。得罪得罪。」那小和尚聽了，也不回言，竟入內報知。藏智見他進去，必有一番是非，急轉身尋見藏密，說知就裡。藏密大驚道：「我原叫你不要狂放。你還不曉得我們僧家的規矩，好不利害。若做壞了事，就要頂清規，燒眉毛、焚衣單、打竹篋。你今塗污了殿壁，若使大和尚聞知，豈不怪我們褻瀆三寶，口口佛誕。你是未曾披剃，尚可無妨。我一個佛門溜流，豈不守禪門規矩。這怎麼處？」藏智想了一想道：「師兄急也無用。如今事已至此，依我看來，不如走為上策。再若遲延，恐有不妙。」藏密聽了無法，只得收拾行李，奔出山門。正是：

倉忙不擇路。欲免是非門。
不意是非處，花枝別有根。

那個小和尚，見人在殿上寫得花花綠綠，罵了一頓，遂氣忿忿入內，要稟知大和尚。走入禪房，不期大和尚已在定中，遂不敢驚動。立了一會，只得走出，尋見當家長老，說知此事。當家的聽了，大怒道：「佛殿乃十方瞻仰之地，豈可容人塗污。可知這人是那裡來的？又係何人人口？」內中有一個和尚道：「這人非僧非俗，在此半月有餘了。」當家的道：「既在此半月，只問知客。」使人叫了知客來問。知客道：「此人是道僧藏密同來投單的，不曉得他如此狂妄。」當家的道：「快去拿藏密來問。」還有幾個和尚來拿藏智，走到安單之處，行李全無，方知走了。一眾和尚氣他不過，料走不遠，竟一陣趕來。趕了十餘里，方才趕著。不容二人分辯，一索扣了，推推扯扯，走回原路。不一時走入山門，當家的喝罵藏密一番，只候大和尚發落，遂牽他二人來見大和尚。

原來這大和尚，法號靜玄，在山中焚修五十餘年，已是八十餘歲。能知過去未來現在，了人生死。故此遠近聞知。多少士宦，拜為弟子。因龍池古剎，少個道行高僧，特請他來開堂設座，講法談經。時常入定，定中必有所見所聞，說的都是些未來的禍福。眾和尚帶了二人，立候了半晌，只見老和尚在禪椅上開言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這段因緣必須了卻。」因叫過藏智道：「吉秀才前程遠大，何必自棄自墮？溜流之內，豈汝放誕之鄉。」藏智聽了大驚，知是一尊古宿，連忙長跪近前道：「弟子吉夢龍，賦命涼薄。近遭無佞陷身致死，折散鴛鴦。因思塵中野馬，總屬虛浮；一線靈光，有時寂滅。故此弟子欲依佛而修身，欲修身而證道。不意方才大和尚乃許弟子前程，勿為自棄。只不知大和尚何所見而雲焉，何所聞而遽許也？」靜玄道：「塵緣未斷，事業方新。雖雲無佞之災，公冶長實非其罪；雖雲鴛鴦分飛，久後當還合浦。你說依佛而修身，何不從聖賢而立節，方是奇男子。老僧豈作饒舌，必有見聞而云然也。此時天機豈宜盡泄。目今聖天子宵旰不遑，求賢思治，吉秀才宜早行。我有偈言，汝當記之：

遇猿開石壁，拜義水邊王。名改方成就，紅絲未許凰。
降禍應知福，干戈定四方。同榜難知覺，賢哉是貨郎。
藕斷絲還續，門楣下嫁良。一朝相聚處，三代實風光。」

玄靜念完，道：「吉秀才速去，毋在此停留。我入定矣。」說罷，雙目緊閉。吉扶雲聽得驚驚喜喜，向著和尚拜了四拜道：「弟子蒙和尚慈悲，若果如言，敢不志心頂禮。」拜罷起來，恐忘偈言，遂取筆錄記衣底之上，以志不忘。眾和尚知他是個好人，不敢怠慢，遂留他二人住了幾日，二人方才出門，一路而去。

吉扶雲道：「我蒙大和尚指教，自宜遵命回家。但我遊興未減，還須借重，引我一遊。如今龍池已到，再有何處可以消遣？」藏密道：「此處有張公福地、玉女仙潭，俱是宜興的勝境。既有遊興，只得奉陪。」兩人一路說說笑笑，僱了一隻小船，來游張公洞、玉女潭二處。二人到了，果然好個去處。怎見得：但見：

千山競秀，萬壑爭奇。千峰競秀，層巒疊嶂黛參天；萬壑爭奇，一派湍聲清繚繞。蒼松古柏遍山中，曲徑幽閒人跡少。行到山窮，忽聽木魚聲梵語；走來水盡，微聞清磬喚迷人。猿啼隔澗，鶴唳長空。最駭者虎嘯，千山俱應；極怕者龍吟，萬水皆潺。攀藤附葛，至絕頂而似頂雲；曲膝躬腰，探山者有入仙境。

千年舊寺，尋讀斷碑知古剎；萬載叢林，問求那剎話前朝。人生到此世緣盡，一種清涼別有天。

二人終日在山中尋幽探景。藏密原是僧家，習以為常，不足為異。這吉扶雲自小鑽研筆墨，何曾曉得山川秀美一至於此，走一處不禁狂呼長嘯，到一處必要留題。到了張公洞，遂題一首，以紀其勝。道：

曉發懸崖列炬行，洞雲慙臥可逢迎。
仙琴月落泉空鎖，丹鼎煙寒樹獨明。
自謝看山因有賦，空教咤石忽傳聲。
扶藤偶得前來路，猶記霜花點客程。
游了張公洞，又游玉女仙潭，題詩一首道：
玉女虛無丹鼎空，人歌人哭畫圖中。
猿啼峭壁千山雨，鳥啄寒林一樹風。
草色倒搖波底綠，霜花斜拂石邊紅。
當年勝跡今荒地，依舊青山點畫工。
吉扶雲自此日日題詩，無非發洩胸中傀儡不平之氣。